

新青年  
文丛  
XINQINGNIAN  
WENCONG

杨  
竞  
著

# 林中响箭

LINZHONG XIANGJIAN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# 林中响箭

杨 竞 /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林中响箭/杨竞著. - 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9.12

(新青年文丛)

ISBN 7-106-01585-7

I. 林… II. 杨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 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232 号

书 名 林中响箭

作 者 杨 竞

责任编辑 高 伟

责任校对 王 梅

装帧设计 康笑宇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 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 
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张/11.5  
字数/250 千字

印 数 1-5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6-01585-7/I·0256

定 价 18.00 元

## 《新青年文丛》总序

魏明伦

比较，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。

我有“比较癖”。80年代中期，我就斗胆作过一次貌似“荒诞”的比较。把潘金莲与安娜·卡列尼娜联在一起审视；让贾宝玉与施耐庵对面谈论；请女记者陪武则天议政；邀古代芝麻官同当代审判长说法……这种出人意料的比较，收到了引人深思的特效。

近来旧技重痒，鄙人又搞比较。摆开两套书，双方都是五册。这边五册是五个凡人分著合成的《新青年文丛》，那边五册是一位教主一手炮制的“法轮功系列”。两套表面毫无联系的书，摆到一起比较内涵，针尖立即对准麦芒。一边是教主崇拜，精神控制；一边是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两种世界观相生相克，《新青年文丛》是“法轮功系列”的天敌！

“五四”运动81岁矣！民主科学先驱者启蒙创办《新青年》杂志多少年了？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在吾国的子孙繁衍如何？时至今日，具有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如《新青年文丛》作者这样的后代何其太少？而修炼法轮功，大搞教主崇拜，甘受精神控制的愚民又何其太多？

法轮功在当代中华如此暴发，如此蔓延，从反面说明我

们这个古老大国的民主传统何其薄弱？封建传统何其深厚？

早在法轮功尚未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之前，我曾与《新青年文丛》几位作者把杯交谈法轮功的成因。此物特怪，其横向来源是直线，纵向来源却是曲线。横向直贯西洋东洋，是人民圣殿教、奥姆真理教、上帝之子会、大卫教的异邦弟兄。（那些外国邪教的信徒人数、队伍范围、发展速度、活动能量、后果影响，比起超级邪教法轮功，只算是小巫见大巫。）法轮功横向来源于此，例证鲜活，显而易见。但是，纵向来源就复杂多了，九弯十八拐，云深不知处，有待摸清脉络。上溯狐鸣篝火、赤帝斩蛇；以及黄巾太平道、白莲弥勒教、五斗米道、拜上帝会……多是装神扮佛，设教传法，自称救世主。开初，以治病练功为幌，招揽信徒，秘密结社。教主暗藏政治野心，利用教徒为自己打天下。时机成熟，武装暴动，与当时政府争夺政权。胜则称帝，败也称王。洪天王建国，明太祖登基，教主崇拜转化为帝王崇拜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登基的帝王传到末代，又是日薄西山，又有新的教主乱世，又是一场混战，又是一番兴亡。教主与帝王交替，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循环，构成旧中国一部二十五史。朝代改，时代变，国人的教主崇拜习惯根深蒂固，难改啊，实在难改！而国人的独立思考精神沙里淘金，罕见啊，实在罕见！因此，才会有那么多人像跳大神一样大跳忠字舞！又有那么多人像跳忠字舞一样大练法轮功！

正当庞大的信徒队伍在教主的精神控制下闭目盲从之时，《新青年文丛》的作者们却像罗丹的雕塑“思想者”那样凝眸思考。凡事问个为什么，反对帝王崇拜，当然也反对教主崇拜。提倡独立精神，当然拒绝精神控制。《新青年文丛》字面未触法

轮功,我们却从中汲取到与教主崇拜、精神控制截然相反的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。并且从中联想比较出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的历史渊源。更由于《新青年文丛》有不少篇幅对中世纪教会帝国、纳粹帝国、斯大林帝国进行深层解剖,又使我们联想比较出以上帝国的教主崇拜、精神控制,竟与法轮功有惊人相似之处。可以说,法轮功是未上台的纳粹,纳粹是上台执政的法轮功。

至于斯大林帝国,这称谓是《新青年文丛》两位作者赠予。乍听,不合辞典规范;细思,却是名副其实。我党我国也曾声讨苏联老大哥是“新沙皇”、“社会帝国主义”。且看《新青年文丛》作者余杰、王开岭分别剖析苏俄的专辑“俄罗斯森林”、“俄罗斯课本”等等,充分证明“新沙皇”的威风王冠戴在斯大林头上十分合适。过去,老说斯大林同志搞个人崇拜;现在看来,定性不准了。什么叫个人崇拜?转用于歌迷影迷对刘德华、张国荣的偶像痴迷,或许切合实际。崇拜个人的众人,与被崇拜的个人,皆大欢喜,毫无血腥。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,岂止是个人崇拜?乃是教主崇拜与帝王崇拜集于一身,精神控制与思想改造合为一事。独裁者斯大林早已霸占的双重极权,不就是野心家李洪志梦寐以求的两层王冠吗?

如果,我的“比较癖”略有道理,就再把帝国元首加纳粹“教主”希特勒推出来,与他的头号敌人斯大林比较异同。在二战风云中,斯大林站在正义一方的指挥部内。但是,反法西斯战线的首脑斯大林,却一贯使用法西斯手段残害本国人民。苏联领袖与德国领袖竞赛独裁,契卡与盖世太保,近卫军与党卫军,劳改营与集中营……竞赛成绩在伯仲之间。

大千世界真奇怪！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中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首脑，在教主崇拜、精神控制、暴政治国、独裁愚民的基本点上，竟是这般大同小异。现如今，两位“教主”都已灰飞烟灭。而纳粹党魁阴魂不散，转化为人民圣殿教主琼斯、大卫教主考雷什之类。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散发的瓦斯毒气，转化为奥姆真理教在地铁内施放的“沙林”毒气。反人类、反人性、反人权、反现代文明的各种教主粉墨登场，都以救世主名义控制芸芸众生的思想。这种造神现象，由来已久，似曾相识，惯性推动而成，使人扼腕长叹。假若民主传统深厚，独立精神普及，何至于几十万人迷信到这步田地？封建负担沉重的中国啊，多么需要重补“五四”启蒙之课！

让激动的舌头说话，让自由的鸟儿争鸣。《新青年文丛》伴随时代之需要降生：政论、杂感、散文、游记，思辨色彩皆浓，表述方式各异。余杰之犀利、王开岭之深邃、孔庆东之幽默、杨竞之豪爽、莲子之婉约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。都是独立思考的产物，民主建设的砖瓦。我虽没有通读书稿，对个别文章观点也不尽赞同，仍然十分乐意应邀作序。注视这些有胆有识有志有为的青年朋友，顿觉“五四”精英没有绝嗣，毕竟还是后继有人。

万一，将来某个早晨，忽有《皇帝的新衣》闹剧露头，但愿小孩子的老实话不是来自一处。必是童声四起，真话如潮！

1999年10月于成都

# 序

## 砖的故事

豆 豆

二十多年前，一个瘦小的孩子弓着腰，走在寒风肆虐的学途上，两只皴裂的小手捧着一块红砖。那砖是用来取暖的，刚刚在炉子上烤过，奇烫无比，他只好飞快地来回倒换。奔走的途中，砖渐渐被西北风吹得冰冷似铁，他又像刚才那样飞快地来回倒换。漫长的冬季，那块砖是他惟一的温暖……

许多那样的冬季过去，那孩子已经长大，并离开了那个荒凉的山村，他手里还像童年那样捧着一块砖。这不再是那块炉火上烤烫的砖了，而是他用心血凝成的书稿，他滚烫的诗心煨着这块砖，等待着把他的温暖传递出去。然而他一次次伸出的手，又一次次缩了回来，没有人愿意从他手里接过那块砖。从1984年到现在，整整14年过去了，他写下几百万字的稿子，幸运却从不对他正眼相看。拒绝，还是拒绝，他的砖没人接受。贫病交加中，他只能惨然一笑。

那个抱着砖无助地穿行在风中的孩子定格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时常觉得杨竞就是苦难的化身。从中学时期写下第一首诗到现在，他像农夫一样操劳，秋收时却得不到一粒粮食。

他的作品绝少得到外界的鼓励与认可。曾经有几家报刊因了“杨静小姐”（杨竞原名杨静）的美妙幻想而向他频频约稿，但知道他的性别后都退避三舍，那些虚幻的友好手势又怕烫似的缩了回去。在无数面冰冷的墙壁面前，杨竞却步了，从1987年后他很少往外投稿。在后来的流浪生活中，面对着像故乡一样荒凉的城市，他更找不到可以交流的朋友。旷世的孤独，多舛的命运，常常让他陷入绝望。极端生物化的现实和极端精神化的追求，撕裂着他的灵魂。他说：“如果要到天堂，就必须乘坐魔鬼的渡船，如果乘坐魔鬼的渡船，就失去了到天堂的意义。”

这是苦恼他多年的悖论。这些年，多少写作的同道都扔下了手中的笔，搭乘“魔鬼的渡船”直奔天堂而去，而他却只能在天堂外徘徊，挫败是他的家常便饭。非人的精神折磨常常把他逼到崩溃的边缘，宿命与幻灭交织在一起。绝望中的思考与幻灭中的写作，竟被他顽强地坚持下来。支撑他的是与生俱来的悲悯和对真实的执着追求。杨竞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小时候，老师让他用“苦难”造句，他不假思索就在作业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：“我们家生活在‘苦难’中。”这个句子被老师狠狠打了个大红“×”。他深深为那位一个月才挣十几元薪水的老师难过。他常谈起那位教师的孩子——一个与他同班比他更瘦弱的小女孩，他总是说那个孩子也许一年都吃不到一块肉。正是这样一位在苦难中挣扎的老师，把杨竞真实的“苦难”批为病句。这个老师比她那个营养不良的小女孩更让杨竞觉得痛苦，她已经被“苦难”压得彻底麻木了。杨竞后来的写作，都可以看作童年“苦难”的延续，那个因苦难而获得的大红“×”像一个倾斜的十字架，后来

一直压在他的心上。大学时代，也是僵化的教育体制造成的苦难，让杨竞失去了继续“深造”的信心，他收拾行囊，永久地告别了大学 and 它所能带来的一切，那是 1987 年夏天。

他选择了流浪。一辆旧自行车带着他在内蒙古无边的草原上狂奔，与他作伴的是草原上空跟他同样孤独的飞鹰。寂静的黑夜，他在荒凉的戈壁滩上露宿，在昏黄的手电筒照耀下，一行行滚烫的诗句迸射而出。有时，他甚至整天都吃不到食物。漫游途中，他悲悯的双眼望尽苦难。在矿工低矮的窝棚中，在农人金色的麦田边，在牧童寂寥的鞭影里，他久久思索，他喜欢那里的朴实宁静，却又深深悲悯着那些像绵羊一样善良而沉默的人们。

几个月的漫游结束后，本来就瘦的他更是皮包骨头。未及拍去远行的风尘，巨大的生存压力像青面獠牙的野兽一样迎面扑来。他去烧过锅炉，炉膛的火光伴着他把一本本大部头像面包一样消化；他去当小伙计，把那只写诗的手浸泡在污水里，他说从水池中捞出一个干净的盘子，就像捞出一枚月亮。捞上一个月的月亮，就可以得到一笔买书的钱。扑进书店的刹那，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

90 年代初的诗坛很不景气，他忽发奇想，搞一个诗歌基金会，振奋诗坛士气。他办了一张极具天才的诗歌小报，这张报纸因他的《拯救诗歌工程》一文引起读者巨大反响，并引起北京一家权威杂志的重视。带着东拼西凑的资金，杨竞来到了北京。很快，他的天真就被这座没有诗歌没有灵感的城市击得粉碎，合作由于几位权威的扯皮告吹。他的构想却被一家民办文化机构照搬过去，明发文学奖，暗发文学财。一位更年期诗人，也颇为“可爱”地剽窃了他的方案，开起

了一家“诗歌发展公司”。

经历了又一次惨败的痛苦，在好友刘年的资助下，杨竞开办了“心灵方舟热线”，但只坚持了两年，普渡众生的方舟就触礁了。在这次“海难”前，我结识了他，被他的热情深深震撼，决心与他同舟共济。但是两个人的努力仍然没能拯救这艘载着梦想的大船，他又一次头破血流。这次失败也没有打垮他。他的梦想，在远离尘嚣的乡村找到了栖息之地，我们搬到了通县最东端的一个小村。

前年夏天，我得以在一家公司供职，每个月能有一些稳定的收入。杨竞总算能够安心地写那部构思多年一直无暇动笔的长篇小说《世纪裸游》了。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是能拥有一台电脑。我设法满足了他的愿望。那是台二手386单显电脑，病毒防不胜防，好几次，他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被删除得一干二净，有一次他的长篇小说已经写到18万字了，却不幸全部丢失，但他还是忍着巨大的痛苦重新写了下去。

生活虽比以前稍稍稳定了一些，却还是捉襟见肘。我们有一只装钢镚儿的小木鸭，杨竞经常把手伸进小鸭肚里数买烟的钱。成功仍然遥遥无期，周围几乎没有能够交流的朋友。但就是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下，他仍然发疯地写作。两年多来，他写出了厚厚一大摞作品，主要有长篇小说《世纪裸游》，这是一部反映流浪文化人生存现实的巨著，原稿有60多万字，修改后定稿为40万字，另外还写下五六十万字的评论、杂文、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，其中的一部分结集为这本《林中响箭》，此外还有几百封写给我的书信。我接住了他送我的这块砖，也接住了那批着大红“×”的苦难。

杨竞是个充满爱心的人，他曾经用过一个笔名“黑卡”，

为了纪念一条与他相依为命的名叫黑卡的狗，这狗后来不幸夭折了。他的爱，倾诉在那些信和抒情散文里，读过《偷桃记》和《黑卡》的朋友，无不被他的深情感动。杨竞常说，对待妇女、孩子和动物的态度，是检验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准。同样，对待妇女、孩子和动物的感情也是检验一个人人性的标准。他的作品中，有一种对妇女、孩子和动物的怜悯。有时候，杨竞也是极其幽默的，他的风趣常常令人捧腹，忘了他面对的无奈的生存，收入本书的一些幽默小品，鞭辟入里地调侃着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与虚伪，跟他锋芒毕露的杂论殊途同归。

虽然身处城市的喧嚣和文坛的杂耍场之外，不看电视也不看报纸，几个月也不进一趟城，但他却并不脱离现实生活。他常说找不到值得一评的书。但是去年十月，他却为北大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学者写了篇万字评论。余杰以黑马的雄姿横空出世，《火与冰》和《铁屋中的呐喊》震动死寂的文坛。对“黑马”与“畅销”杨竞一直不以为然，但是当好友刘年送来余杰的两本书时，他竟卸下了恃才傲物的狂妄。这篇论余杰的文字，入木三分，让素昧平生的余杰引为万里挑一的知己，余杰说那是评论他的文字中他最喜欢的两篇之一。紧接着刘年又送他一本摩罗的《耻辱者手记》。给摩罗写的评论，是在连“燃煤之急”都无法解决的冰屋子里匆匆写就的。读《耻辱者手记》时，杨竞时而唏嘘长叹，时而掩卷深思。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动情过。虽然自己的希望仍十分渺茫，但他却因了余杰和摩罗欢欣鼓舞：“打扫中国文化界‘奥吉亚斯’牛圈的赫拉克勒斯出现了！”这种希望让他一发不可收，开始了评论性文字的写作。在这些尖锐犀利、眼光独到的文

字里，他谈天说地，直言无忌，时而激愤，时而笑骂，边缘性思维，字字击中问题的靶心；体制外话语，句句射在体制的咽喉。我把这些文字看作充满鬼气和才气的预言，对他的预言我深信不疑。我问杨竞怎样预言自己？他说他是拉奥孔。那位因警告特洛伊人不要把木马抬进城里，而触怒众神被毒蛇缠死的先知的命运，会降临在多灾多难的杨竞身上吗？作为一个孤愤的思想者，杨竞能摆脱童年那苦难的梦魇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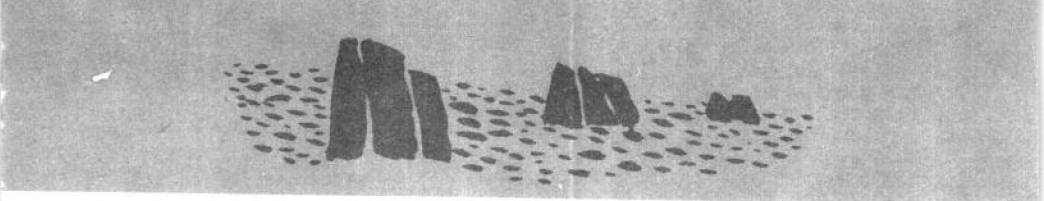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我宿命式的恐惧，他却不以为然，虽然照旧粗茶淡饭，营养不良，但他脸上常露微笑，我总是怀疑他在强颜欢笑。在经常连发信的邮资都付不出的情况下，他一天也没停止过手中的工作。

整理完这部书稿正是子夜，手里捧着这厚厚的稿子，又想起了他儿时怀抱的那块砖。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在遭遇了太多的拒绝之后，终于有人接住了杨竞的这块砖，接住了这粗糙的温暖。作为与他相依为命的人，我要说出我的感谢：感谢小说家老村，感谢批评家摩罗和余杰，没有他们无私的伯乐精神，杨竞绝对不可能这么快跟读者见面，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，教会我们咀嚼耻辱，像西西弗斯一样与命运抗争；感谢我们亲兄弟一样的朋友刘年，多年来，他像提奥帮助文森特一样帮助着杨竞，每有好的新书出来，他总是买来送给杨竞。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，他都为杨竞提供了多年的给养，相信杨竞不会辜负他的友谊；感谢所有有缘读到这本书的读者，希望这块“砖”能给你们传递一丝温暖。

写完此文，去看杨竞，劳顿一天的他已经睡熟了，枕边放着他的“砖”。眼前又出现了那个在寒风中奔走的孩子。我

双手阖在胸前祈祷，但愿命运能给他带来好运、带来健康与快乐。

1999年5月4日夜于潮白河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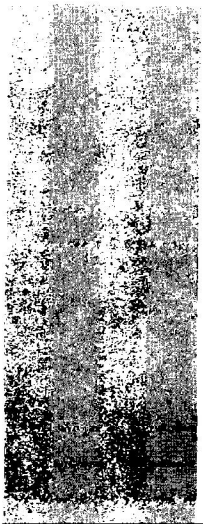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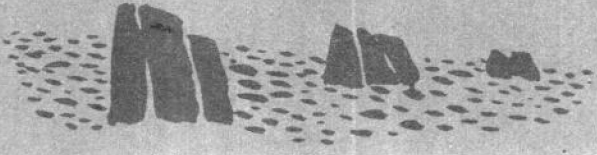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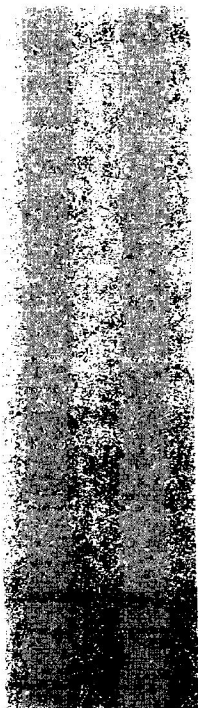
# 目录

- 
- 《新青年文丛》总序（魏明伦）/1  
序 砖的故事（豆豆）/5

## 第一辑 暗夜突围

在万千似曾相识的面庞中，他实现了自己的惟一性。这是古典的旅行也是现代的旅行，这是贵族的旅行也是平民的旅行，这是此生的旅行也是彼岸的旅行，这是死亡的旅行也是永恒的旅行。

- 
- 英雄永远在路上 /3  
——纪念余纯顺  
思念旷野 /9  
反抗平庸 /14  
真诚祈祷书 /20  
重建心灵家园 /23  
写给一位死去的英雄 /27  
“单数”的偏见 /30



## 第二辑 赤身狂舞

宽容罪恶，就是与罪恶同谋。再看看跟犹太人几乎一样苦难一样逆来顺受的中华民族，我也只能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我们有一百个理由责备甲方的蛮横，但是难道就没有一万个理由责备自己的怯懦和麻木吗？

蛮横的甲方 /55

——重读《旧约全书》

“唯美主义”时代 /66

“白痴”福克纳 /70

余杰的启示：知识分子的底色 /77

知耻者勇 /91

刮骨疗毒的疼痛 /1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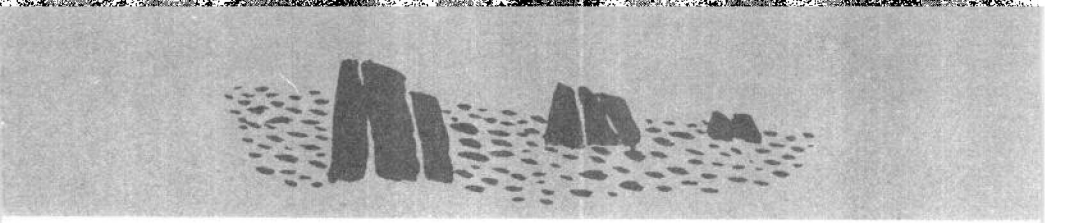
伊沙的黄河 /124

——解构主义的解构

道德一元主义的终结 /131

非暴力者白皮书 /150

NAC12/01



## 第三辑 第三只眼

数以万计的北京自由撰稿人或快乐、或无奈地挣扎着、生活着。虽然行业规范尚未建立起来，虽然他们给传媒和读者带来了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他们毕竟使多年清汤寡水的报刊变得色香味俱佳。

世说新语 /169

艺术墓地 /179

城市文化游击队 /184

——北京自由撰稿人群落

情欲与物欲的拔河 /197

——当代试婚现象面面观

“金领”冲击波 /225

自由职业，离女性有多远 /237

永不消失的足音 /247

——寄余纯顺

探险家刘雨田：需要第二副GPS /262

刘苗苗：边缘的守望者 /274

从牧童到作家 /283